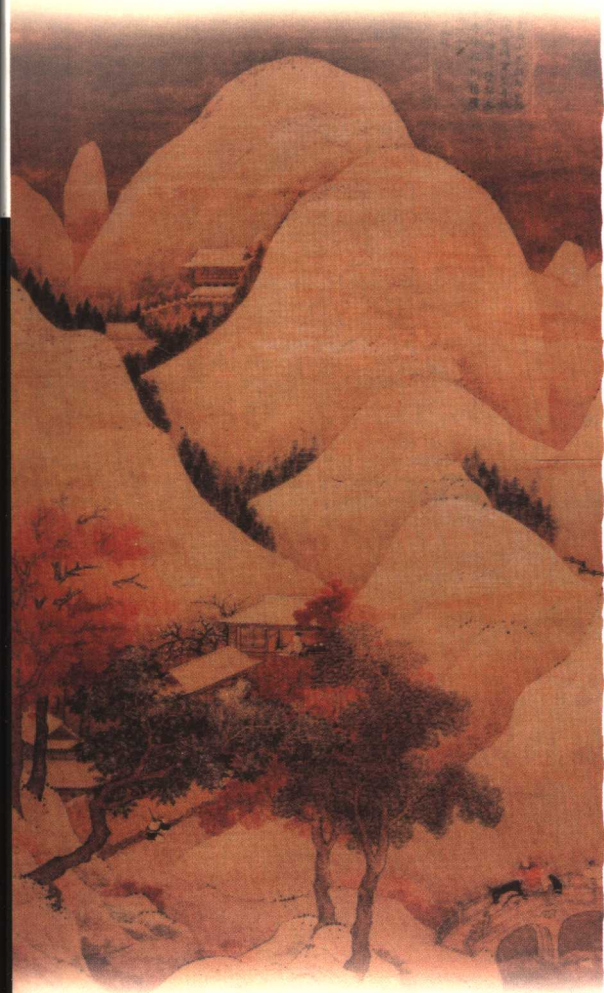


曹旭 主编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南朝宫体诗研究

归青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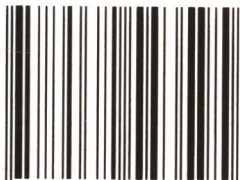
南朝宫体诗研究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I·1859 定价: 40.00 元

ISBN 7-5325-4359-5



9 787532 54359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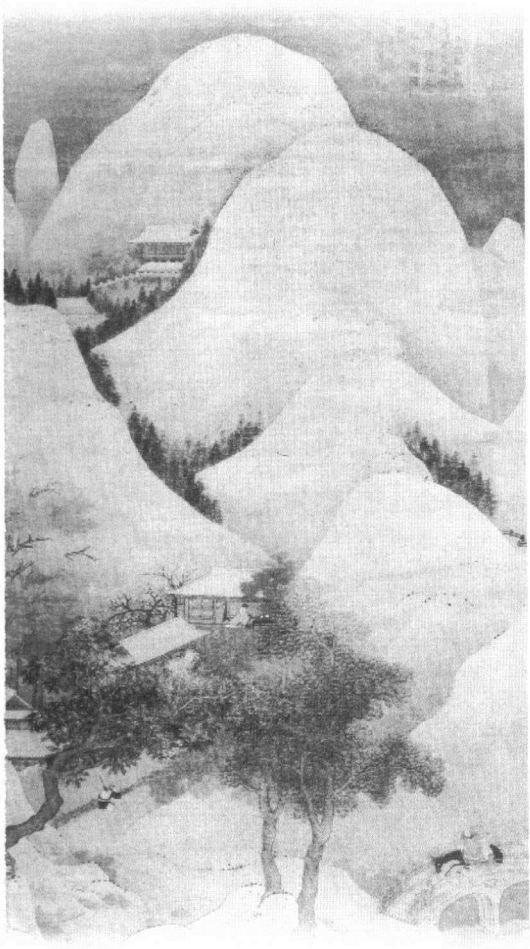
曹旭 主编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朝宫体诗研究

归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宫体诗研究/归青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7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325-4359-5

I. 南... II. 归...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
国—南朝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833 号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南朝宫体诗研究

归 青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875 插页 4 字数 342,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7-5325-4359-5

I·1859 定价: 40.00 元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已出版书目

《两晋诗风》(王澧华 著)

梁簡文帝集卷三

明錢塘閻光世輯闕

詩

餞別

行樂此南皮。讌餞臨華池。籜解篁開節。花暗鳥迷枝。
窗陰隨影度。水色帶風移。徙命銜盃酒。終成憫別離。

送別

隨聚生春

行行異沂海。依依別路岐。水苔隨纜聚。岸柳拂舟垂。
石蘭生懸葉。江槎流臥枝。燭盡悲當去。酒滿惜將離。

詩



古詩八首

李延年歌詩一首并序

蘇武詩六首

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

班婕妤怨詩一首并序

宋子侯董嬌饒詩一首

漢時童謡歌一首

張衡同聲歌一首

秦嘉贈婦詩三首并序

秦嘉妻徐淑答詩一首

蔡邕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徐幹詩一首室思一首

情詩一首

繁欽定情詩一首

古詩無名爲焦仲卿妻作并序

古詩八首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癯癯歲暮蟪蛄多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徬累長夜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闌諒無鷦風翼焉得凌風飛眴眴以適意引領遙相睇

庾子山集序

北周滕王宇文迪撰

吳江吳兆宜顯令註

蓋聞五聲應調則宮徵成其文

禮記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注五聲配五行之

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

尚書堯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爲風人之首

詩疏國風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

門用之鄉黨用之

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

所陳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

復有陽春白雪之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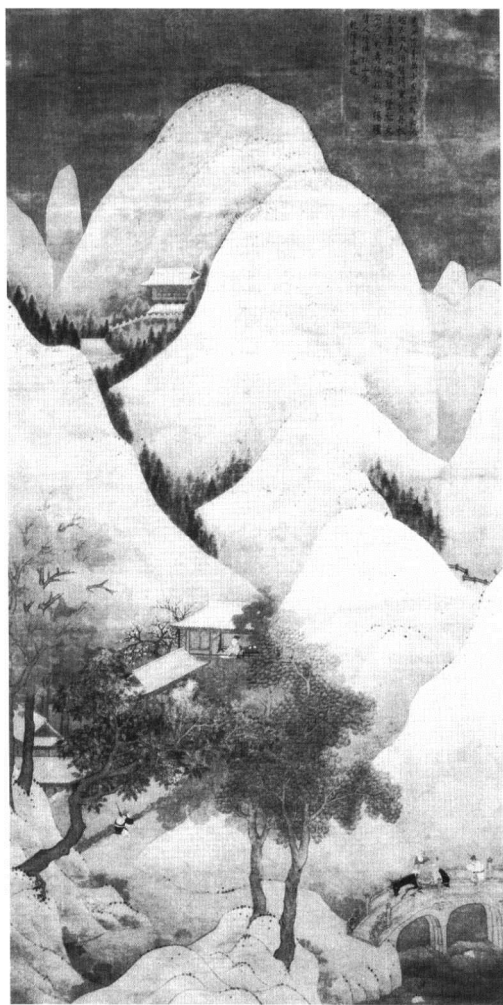
郢中之曲彌高

襄陽耆舊傳宋玉對楚王曰歌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

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

秋風黃

和彌寡按楚世家文王始都郢故曰郢中



南朝梁张僧繇《雪山红树图》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曹 旭

六朝，是金粉东南的符号；六朝，是诗性文化的象征。

六朝，如异色的花，以建康为中心的蕊，绽放出东吴、东晋，然后宋、齐、梁、陈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开了四百年到隋唐。

所以，有人就以“六朝”指代“魏晋南北朝”，忽略地域，而用时间概念；本《丛书》所称“六朝”，即为其例。因为“魏晋南北朝”虽然全面，但称呼起来太麻烦，不如“六朝”二字简约、灵便，像六朝小品一般隽永。也可以说，这四百年的文化历史，“魏晋南北朝”是其正名，“六朝”就是别称吧。

我想重绘六朝的历史地图，浏览文学金粉剥落的壁画。参加曹氏父子的公宴，让所有充满个性的魏晋人物走出《世说新语》；在筑了又圯、圯了又筑的建康城墙下驰马。

文学，也是一株植物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自己的呼吸和生命。中国文学，便是这样一个鲜活充沛的生命体；人和文学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史。

先秦是文学的萌芽。人和文学的关系，是无忧无虑、两小无猜的孩童时代，一切都在美丽的朦胧之中。

两汉有了自主意识，知道要好看，有文采，便想方设法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以装饰为美，过分为美，弄得金翠满眼，珠光宝气，汉赋就是例子。

2·南朝宫体诗研究

六朝文学变成青年。模样更俊俏,眼角更分明,人与文学开始初恋。骑马的时候,采莲的时候,宴饮的时候,赠答的时候,觉醒的时代,觉醒的人,懂得了诗、赋、文学和他自己生命的关系。

唐代是人和诗歌举行婚礼的时代。文学变成新郎、新娘。凡是读过唐诗的人,都目睹了婚礼壮观的场景。看到恢宏的气势,听到震撼的军鼓,沸天的歌吹;诗人如云,众星拱月,李白、杜甫坐在当中,饮酒、掀髯、谈诗。

宋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回忆。越回忆,越理性;越回忆,细节越多,越清晰难忘,耐得起咀嚼,苦茶一般有味道。

元、明、清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一大堆杂事:生孩子,做家务,洗尿布;那是一个夫妻吵架、邻里纠纷的时代;虽有绝妙好诗,但各种各样的诗观,各种各样的诗说,各执一词的理论更多。

人的一生有很多阶段,精彩纷呈。但初恋仍然是大多数人生命里最甜蜜,最痛苦,也是最难忘的时期。这就是六朝文学的特点——

曹刘公宴,阮籍咏怀,陆机拟古,潘岳悼亡,左思咏史,郭璞游仙,孙、许玄言,陶潜田园,二谢山水,永明声律,梁、陈宫体。

——那是一个活着的时候唱“挽歌”,暂住几天要“种竹”;路走到尽头会“恸哭”,择婿之美在“坦腹”的时代。在政治松懈、道德涣散、人性张扬的社会里,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到处可以遇到“礼岂为吾辈设”的狷介,“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执着,喜欢喝酒、服药、行散,“乘兴而往”、“兴尽而返”的真率。

那时候,一切都朦朦胧胧地隔着距离:文、笔、札和文学隔

着距离,情、事、意和语言隔着距离,声调和诗律隔着距离,玄言清谈和审美隔着距离,人体美学和诗学隔着距离。正因为有这些距离,文学才变得陌生,变得妙不可言。

在六朝诗歌探险的小路上,布满歪歪斜斜的脚印,不确定的因素,有时会往后退。在前面举火把的人每每会问:

现在的诗歌,是言志,还是缘情?是感物,还是体道?现在的风气,是人物品评,还是诗歌品评?

一切都在摸索,一切都在试验,一切都是“初体验”,所有的类型写作都是“第一次”。

初恋的六朝,虽然为唐代的婚礼做准备,但恋爱本身也是目的。可以说,六朝初恋的诗美,有时比唐代结婚仪式上感受的还要多。

从文学的内部看,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情”和不同的美学因子结合,演变出不同的文学特征。

先秦两汉是“情”和“志”的结合,成为“情志”,或称“志”,所谓“诗言志”。六朝是“情”与“性”结合,所谓“吟咏性情”。唐代是“情”与“景”结合,唐诗最大的好处是情景交融,境生象外。宋代是“情”与“理”结合,因为“情理”而有宋调。至元、明、清,“情”与“趣”结合,“情趣”是小品的神髓。但我以为,“情”和“性”,是人生命里最本质的东西。

时代发展,文学相衔:六朝播种,唐代收获。

从李白那么深情地赞美谢朓,赞美鲍照,把自己看成是他们的继承人,就可以知道唐人和六朝人的关系。唐宋许多风俗习惯的形成,都是对六朝既定生活的继承;在唐宋诗词里被虚拟化的典故,不少都是两晋人真实的故事。唐朝人刘禹锡

4·南朝宫体诗研究

说：“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隔着时间，六朝人的真实生活，被虚拟成唐朝人的精神财富。

宋代的理性与两晋异中有同，苏东坡的才无施不可和知识分子气，喜欢居有竹，都受东晋王子猷的影响。如写精神不可一日无寄托，夜间找朋友晤谈，苏东坡言简意赅的《记承天寺夜游》，让人有点破生活的震撼；而出了四个成语的《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则形神超越，成为中国文学中的逸品。

在两篇类似的小品里，苏东坡是“随缘”，王子猷是“任诞”。如果说，宋人的“随缘”，是情的“内敛”，那么，六朝的“任诞”，便是情的“外拓”。宋人的精神，与六百年前的两晋遥遥相接。

在中国思想史上，六朝的魏晋与战国、晚明、五四都是思想大爆发的时代，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学、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都在这些时代得到涅槃。文学的火凤凰，也在六朝翩翩起舞，美仑美奂。

文学是感情的结晶，活的生命。文学研究，应该是“特殊的”科学研究，除了像研究历史、哲学那样靠文献和理论，还要凭感觉，要感情投入。以前说文、史、哲不分家，那是就文化生态说的。具体研究的时候，应该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有所区别。

区别在于，研究文学，既要有研究历史、哲学的“理性判断”，同时要倾注人的“感性判断”；除了要进行“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传统的“以意逆志”，更应该“以心传心”，用生命去体验，去领悟，去感觉，这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缺少“感性判断”的研究，把文学与历史、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同起来的研究，是把活文学弄“死”，意义丧失大半

的研究。

由此想到,二十世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他们为文学研究拓疆开域,引领向上的一路,树立楷模而与日月共辉。但是,“二重证据法”也好,“诗史互证法”也好,还都不是文学研究的最后目的。

在“二重证据法”、“诗史互证法”以后,把文学的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每一篇文章都当成活的生命体,以“感性判断”介入“理性判断”,让“审美判断”联手“历史判断”,让它们共同参与,互相诘难,最后趋于一致,得出全面的结论,应该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虽然文学研究都要用生命去体验、领悟和感觉,以心传心,但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命色彩,要有不同的体悟和感觉。六朝文学研究,要把握六朝人的情绪,感受六朝性灵的脉搏,找回人与文学、人与诗歌初恋时新鲜的感觉。

于是,想编一本刊物叫《六朝》。

刊物没有编成,却编成了《六朝文学研究丛书》。用的正是这样的性情,这样的体悟,这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我的学生。这些著作,基本上是我们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

我和学生一起读书。每年秋高气爽的九月,我们的学术团队里就会多几个“素心人”,于是,奇文共赏,异义相析,日夕探讨,如切如磋,生活成了诗意的栖息。

在六朝文学研究领域,我有许多想做的题目,没有时间做,他们做了;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解决了。

现在,博士忽成行,俨然敬师执。这令我感到快乐,并使

我领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六朝文学研究风云际会,国际、国内有很多卓有建树的大方之家。而本《丛书》的作者,则是俊彦之士,后来之秀,是渴望驱驰,渴望在学术上建功立业的年轻人。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六朝文学研究,将会出现望路争驱、风靡云蒸的局面。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丛书》;感谢赵昌平、王兴康先生,特别是具体负责的高克勤、曹明纲先生,为这些年轻的新锐,提供了驰骋的平川。

相信,《丛书》中的任何一本,都有六朝特色——人和文学“初恋”的悸动——一种六朝文学风流的“初体验”。

2005年5月于上海樱园梦雨轩

论宫体诗(代序)

曹 旭

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
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
粉光胜玉靥，衫薄拟蝉轻。
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
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

——萧纲《美女篇》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
攀钩落绮障，插拨举琵琶。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
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
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萧纲《咏内人昼眠》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陈叔宝《玉树后庭花》

以上所举，就是历来被正人君子唾骂，目为色情，多读就会亡国的梁陈宫体诗。

但是,人们读了不甚了了。无非把美丽的女人比作花,描写了她们婀娜多姿的体态,悦耳动人的歌声,梦笑甜蜜的娇靥,亭亭如玉树般的身姿,不会感到有什么色情和足以亡国的地方。宫体诗“有益无害”的看法,不是因为评判尺度放宽,而是基于文学观念的改变。

假如,我们心平气和地对齐梁以来,特别是唐人对宫体诗的指责作一番反思,就会发现,当时批判称它“妖体”,说它“轻艳”、“淫放”、“色情”,甚至说它是“亡国之音”,都是“政治判断”而不是“文学批评”,是以道德纲常术语代替艺术分析。其实,《隋书·文学传序》里说的“雅道沦缺,渐乖典则”,是用刻舟求剑的眼光看艺术发展的必然;国家衰亡,社稷式微,不应由一种诗体负责。亡国不去找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原因,却找宫体诗作替罪羊,是历史学家不负责任;说写宫体诗、读宫体诗会亡国,未免把宫体诗的威力夸张过头。

但是,有谁意识到呢?殷璠编《河岳英灵集》没有意识到,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没有意识到,甚至连杜牧、李商隐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使用的格律精严、文辞华美、对偶工巧的近体诗形式,正是宫体诗为它作了声律、词藻、对偶等形式美学上的铺垫和准备;宫体诗体物形似、流转圆熟的美学要素,实在为盛唐出现最灿烂辉煌的诗歌高潮作了无私的献身。

一、宫体诗的渊源、称名及其他

宫体诗虽然产生在我国南朝齐梁宫廷,是皇太子及其文学集团在宫廷中制作兴起的具有革新意义的新诗体,但“宫体”之名,却没有出现在萧纲等宫体诗人的宣言和任何一封书